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三十五回 鬚眉巾幗文進壽屏 肝膽裙釵酒闌舞劍

話說癡珠係正月念四日生。念三日，荷生就并門仙館排一天席，一為癡珠預祝，一為小岑、劍秋餞行。是日，在座卻有大營三位幕友：一姓黎名瀛，別號愛山，北邊人。能詩工畫，尤善傳神，舊年替荷生、采秋、劍秋、曼雲俱畫有小照；一姓陳名鵬，字羽侯；一姓徐名元，字燕卿，俱南過詩人。

這些人或見面，或未見面，彼此都也聞名。這日，清談暢飲，直至二更多天纔散。

癡珠回寓，祇見西院中燈彩輝煌，秋痕一身艷妝出來道：「怎的飲到這個時候？」癡珠攜著秋痕的手，笑道：「你們鬧甚麼哩？」秋痕道：「你早上走後，李太太領著少爺就來，等到定更，我祇得陪太太吃過麵。太太還自己點著蠟，行過禮纔走。說是明天一早就要過來。」

癡珠向炕上坐下道：「我五更天和你出城跑了，憑他們去鬧吧。」秋痕笑道：「我和你跑到那裏去？」癡珠卸下外衣，說道：「到晉祠逛一天，好不好呢？」秋痕說道：「明天的席，我已經替你全辦了。你懶管這些事，我同禿頭三日前都辦得停妥，不消你一點兒費心。」

林喜端上臉水，秋痕將馬褂擱在炕上，替癡珠擰手巾。禿頭在傍邊，拿著許多單片伺候，回道：「縣前街、東米市街及各營大老爺，都送有禮。」就將紅單片遞上。

癡珠略瞧一瞧，向禿頭道：「你們沒收麼？」禿頭道：「武營的禮，我們通沒敢收。祇縣前街送了兩份禮，一是李大人的，一是替游大人備的。劉姑娘主意，李大人、游大人的通收了。」秋痕道：「李太太另外還送四盆唐花，十二幅掛屏，是泥金箋手寫的，說壽文也是自己做的。我替你掛在秋華堂，你去瞧著，掛得配不配？」癡珠笑道：「他竟下筆替我做起壽文來，我卻要看他怎說。」就站起身，拉著秋痕走。禿頭、林喜忙端手照引路。

到得月亮門，見堂中點著巨蠟，兩廊通掛起明角燈，還有數對燭跋未滅。便說道：「你們這般鬧，給人笑話。」秋痕道：「這卻怪不得我，都是李太太打發人搬來排設的。」禿頭道：「李太太為著爺生，好不張羅，給小的壹百兩銀，吩咐預備明天上下的麵菜酒席。劉姑娘一定不肯，叫小的送還他的管事爺們。」癡珠將手向秋痕肩上拍一拍道：「著，著！祇是李太太現有身喜，何苦這樣煩擾呢？」

說話之間，已到堂中。見上面排有十餘對巨蠟，祇點有兩三對，已是明如白晝。炕上掛著十二幅壽屏，墨香紛鬱，書法娟秀。上首寫的是「恭祝召試博學鴻詞孝廉癡珠夫子暨師母郭夫人四秩壽序」，下款是「浩封二品夫人門下女弟子游晚蘭端肅百拜敬序」。

因將序文唸道：

「壽序非古也。」說道：「起句便好。」又唸道：

「後人襲天保箕疇之緒，或駢聯而為文，或組織而為詩。雖講皇典重，無非譚語諛詞。晚蘭何敢以壽序進？且夫孝子之事親也，恆言不稱老；弟子之事師也，莫讚以一詞。然則吾師固不欲人之以壽言進，晚蘭尤不當侈然以壽言為吾師進。雖然，禮由義起，文以情生。晚蘭於吾師，義有不不容不為師壽者，即情有不能自已於出一言為師壽者。師聽晚蘭言，尚亦笑而頷之乎！

師為屏山先生塚嗣。先生以名儒碩德，見重當途。海內名公至其地者，訪襄陽之耆舊，拜魯殿之靈光，門外屢常滿。師少聰穎，為先生所鍾愛。兄弟八人，稟庭訓，均有聲庠序間。而師尤能博究典墳，這窮六藝，旁及諸子百家。弱冠登鄉薦，遨遊南北，探金匱石室之藏。尤留心於河渠道里，邊塞險要及善夷出沒，江海關防之跡。往歲逆倭構難，嘗上書天子，有攬轡澄清意。格於權貴，遊關、隴間，益肆志於纂述舊聞，以寄其忠君愛國之思。故所學益闊，所著述益繁富。

今夫水，掘之平地。雖費千人之勞，其流不敵溪曲，其用不過灌溉。若夫出自大河江漢，挾百川，奔四海。動而為波瀾，瀦而為湖澤。激蕩濼洄，初無待乎人力。是何也？其所積者厚，所納者眾，而所發者有其本也。師之學術，汪洋恣肆，其淵源有自，蓋如此矣。既而奉諱歸，倦於遊，築室南白下，將灌園為養母計。不一年，寇起西南，蹂躪瀕海諸郡縣。師慨然復遊京師，冀得當以報國家養士恩。卒不遇，乃賦西征。往歲返自成都，以江、淮道梗，留滯并門。」向秋痕說道：「敘次詳悉。」又唸道：

「嗟乎！震雷不能細其音，以協金石之和；日月不能私其曜，以就曲照之惠；大川不能促其崖，以通遠濟之情；五嶽不能削其峻，以副陟者之慾；廣車不能奪其轍，以苟通於狹路；高士不能擲其節，以同塵於流俗。師之艱於遇，嗒然若喪其偶，蓋又如此。」

說道：「好筆仗。」又唸道：

「比年身遭困厄，百端萬緒鬱於中，人情物態觸於外。無以發其憤，遂一託之於詩。水過石則激，鶴戒露有聲。鴻鵠伍於燕雀則哀鳴，虎豹欺於犬羊則怒吼。動於自然，不自知其情之過也。

猶憶早歲侍側時，酒闌燭地。師嘗語人曰：『富貴功名，吾所自有。所不可知者，壽耳。』又有句云：『情都如水逝，心怯以詩名。俊物空千古，驚人待一鳴。』此其願盼為何若？遭時不偶，將富貴功名，一舉而空之。至假詩以自鳴，吾師之心傷矣！晚蘭少從問字，得吾師之餘緒，猶斤斤自愛。何吾師年方強壯，慈母在堂，乃憤時嫉俗，竟欲屏棄一切。泛太白捉月之舟，荷劉伶隨地之鍤哉！此則晚蘭所謂義不容不為師壽，情不能自已於出一言為師壽者也。師聽晚蘭言，尚亦笑而頷之乎？」笑道：「也說得委婉。」又唸道：

「師母郭夫人，《葛覃》有儉勤之德，《繆木》有逮下之仁。吾師前後宦遊，師母上事舅姑，以婦代子；下訓兒女，以母兼師，族黨咸稱賢云。晚蘭違侍二十年矣，去年夏五，重見於并門。吾師丰采，大非昔比；憂能傷人，竟有若是！乃者夫婿從軍，晚蘭率兩男一女，寄居此地。天涯弱息，依倚之情，直同怙恃。竊願歌子建詩，為吾師晉一觴也。曰：願王保玉體，長享黃髮期！」唸畢，又向秋痕道：「情深文明，我不料李太太有此蒼秀筆墨。」

秋痕因指著四盆唐花道：「這也是太太送的。那邊四盆西府海棠，是劍秋送的。那十二盆牡丹花，是池、蕭兩師爺送的。小岑送你一尊木頭的壽星。荷生送你一把竹如意、十盒薛濤箋、一方『長生未央』的水晶圖章、一塊『萬年宮』的古磚。心印送你一尊藏佛、一卷趙松雪的墨跡。掌珠、瑤華每人送你兩件針帶。我都替你收起。」

癡珠正要說話，禿頭、穆升領著多人，送進十數對點著的蠟，外面響起花炮，一堆兒向癡珠磕起頭來。還有顏卓然派來四員營弁、八名兵了，都在簾外行禮。癡珠祇得笑道：「你們起來吧。」又向李夫人派來的家人道：「怎好勞了你們。」這一班家人起來，和癡珠打一千請安，也就向秋痕打一千道喜。秋痕委實不好意思，祇得說道：「難為你們替老爺費心。」

癡珠早走出簾外，招呼營里的人。接著，秋華堂當差人等和廚房裏的人，一起在院子磕頭。癡珠含笑進來，秋痕站在簾邊，就拉著癡珠向炕上坐下，笑道：「那邊是你家太太坐位。」說著，就居中拜下去。癡珠忙站起身拉起，說道：「你怎的也這般鬧？」秋痕道：「不過各人盡一點心罷了。」

兩人看一回花，玉環也來磕了頭，便攜手回來西院。院裏早排下席，是三個位。癡珠向炕上躺下道：「天不早了，差不多一下多鐘，還要喝酒麼？」秋痕道：「喝杯酒，也應個景兒。」

於是恭恭敬敬斟上兩鍾酒安下，向著癡珠道：「你不起來，我又要拜。」癡珠帶笑拉上炕坐下，吩咐禿頭撤去席面，隨便揀幾個碟，幾件菜，送上炕几。兩人淺斟低酌起來。

次日，李夫人帶著阿寶一早便來。荷生值辦密折，不便出門。心印過來拜了壽，就回方丈。倒是陳羽侯、徐燕卿、黎愛山來坐了面席。小岑、劍秋、子秀、子善、贊甫、雨農是不用說了。武營中祇有顏卓然、林果齋二人在座。餘外，癡珠俱叫人遠遠的就擋了駕。

晚夕，卓然、劍秋、子秀、子善坐了一席，小岑、贊甫、雨農和癡珠坐了一席。裏邊是李夫人、晏太太、留太太、阿寶、瑤華、掌珠、秋痕七人，坐了一席。外面猜拳行令。裏邊是大營吳參將送來兩個女尼，會耍戲法。

祇見兩尼生得丰艷非常，帶個徒弟，妖精一般。三位太太都不言語，掌珠、秋痕也不大理會，祇瑤華盡抿著嘴笑。先前變出一盤桃，恰恰十五個，內外分嘗。卻是真的，已足詫異。停了一會，又變出三尾鱸魚，俱是活的。

以後要了十個品碗，排在地下紅氈氈上，左五個，右五個。兩尼分立，教他徒弟變十碗水來。那徒弟苦辭不能。右邊女尼一掌過去，徒弟倒在左邊，那左邊五個碗卻滿滿的水。又向左邊來，左邊女尼也給他一掌，倒在右邊，右邊五個碗也滿滿的水。於是兩尼，將水一碗一碗的捧上席來，給大家看，映著燭光，都碧澄澄呢。再排原處，教他徒弟收去。祇見徒弟東打一筋斗，西打一筋斗，十個碗便乾乾的，並無一滴，大家駭愕。

兩尼自說是仙，瑤華大笑道：「祇莫做唐賽兒便好。」李夫人招呼秋痕，請癡珠進來，給些賞銀，兩尼怏怏而去。便向晏、留兩太太道：「漢末左慈、于吉，原是有的。就是吞刀吐火，喇嘛本有此教；植瓜種樹，眩人亦屬尋常。祇這兩尼妖氣滿臉，我們遠離他為妙。」兩太太都道：「太太有見識。」瑤華道：「我祇怕是《聊齋》上說的那個東西。」大家都說道：「可不是呢。」再飲一會，就散了席。兩太太先去，李夫人隨後也走了。

癡珠便喚掌珠、瑤華出來秋華堂。秋痕也就跟出，敬大家一輪酒。劍秋見秋香、秋英今天未來，問起瑤華，纔知道秋香是正月十二陡然發起絞腸痧，醫藥不及，就死了。秋英也移了屋子。

癡珠在東邊席上，慘然道：「我怎的不知道呢？」瑤華道：「你不知道的事多哩。目今花選中賈寶書也走了，說是跟了一個南邊的女道士，做徒弟去。」小岑在東邊席上道：「我也風聞有這事。」

卓然道：「這事我知備細。寶書給望伯拖累，押在官媒家裏。望伯沒良心，上堂不敢認官。將開賭的事，一口推在寶書身上。幸喜那承審官，與寶書是舊相識，央著我再三求著上頭胡弄局。把望伯做個平常人聚賭，打三十板，枷號一個月。替寶書開釋，說是他假母開賭，與寶書無干，纔放出來。」癡珠不待說完，便說道：「這承審官是個通人，你曉得他名姓麼？」卓然擎著酒杯道：「他姓傅。」劍秋道：「不要講閒話，往下說，寶書怎樣出家？」

小岑夾一片蘋果，向卓然道：「這以上的事，我們通曉得。望伯因此破了家，如今還病著，怕是不起。」

劍秋在西邊席上，回過臉瞧著小岑道：「你給卓然說吧。」卓然喝了酒道：「寶書釋放出來，沒得去處，暫依舊日一個老媽。可憐大冷天，一個錢買炭也沒有。還是素日認識的人，幫他幾吊錢，叫人和望伯商量，望伯分毫不肯答應。寶書灰心，趁他媽尚在枷號，私下跑到東門外玉華宮女道士處，求他收做弟子。」

子善道：「不錯，這女道士姓姚，係南邊宦家姬妾。丈夫死後，為嫡出兒子不容，遂將自己積下的金銀，買一小屋，改為道院，閉門焚修。後來遇個女仙，告以南邊有十年大劫，教他向西北雲遊，可免大難。前年到了并門，適值玉華宮女道士鬧事，被東門外縉紳攆了。大家見姚氏有些年紀，寓在優婆夷寺焚修，比本寺的姑子尤勤，所以延他主持玉華宮香火。是不是呢？」

卓然道：「就是這姚主持。」劍秋道：「你講寶書吧。」卓然道：「寶書的家，舊在優婆夷寺邊。每月朔望，都去燒香。姚氏時常見面，見寶書回回默禱，是求跳出火坑。姚氏聽了，就也存在心上。如今跑來投他，自然收了。不想他媽枷號滿了，出來和姚氏要人，姚氏祇得教他領去。寶書不願，被他媽拉到宮門外，便要跳井。恰好我這一天，奉委前往章郎鎮查辦事件，路過玉華宮。見他們哭哭啼啼，一大堆的人在那裏看。我叫人查問，纔曉得就是寶書。我和寶書也有一面之緣，見他說得可憐，就到宮裏面詰姚主持，洞悉底裏。我便替他出了一百兩身價，教寶書在我跟前，受了姚主持頂戒。」

此時兩席的人都是靜聽。聽到這裏，癡珠便拍掌道：「快事，快事！我要喝三大杯的酒！」忙得秋痕斟酒不迭。

掌珠坐在癡珠身下，祇怔怔的發呆，盡癡珠喚人取大杯，取酒，也不說句話。倒是瑤華喚道：「寶憐妹妹，你怎不斟酒？」掌珠道：「沒人替我出一百兩身價，給我當道士去！」瑤華大笑，把別話岔開，和贊甫、雨衣又豁起拳。西邊席上，子秀、子善也和卓然、劍秋搶標。以後兩席合攏，又鬧了一回楚漢爭，就有三更多天了。

秋痕、掌珠連座，盡著喁喁私語。瑤華是個爽快的人，聽了一會，便站起說道：「做個人，自己要有把握。就如你兩個，一個要做道士，一個要做侍姬。斬釘截鐵，這般說，便這般做！叨叨縷縷講個不了，做甚麼呢？我要走，不耐煩看你們淒惶的樣兒。」秋痕忙拉住。

瑤華就和秋痕坐下，向大家道：「我是要從樂處想，再不向苦中討生活。你想，天教我做個人，有甚麼事做不來？都和你們這般垂頭喪氣，在男子是個不中用，在女子是個沒志氣！我瞧著覺得可憐，又覺得可惱，所以要走。」大家都說道：「說得痛快！」

此時有把雌雄劍放在炕上，瑤華便向癡珠說道：「你這把劍還好，我舞一回，給大家高興一高興。」說著，就仗著劍走下來。

早見瑤華在燈光下，縱橫高下，劍光一閃一閃的舞。以後燈火無光，人也不見，祇有一道白氣，空中旋繞。此時更深了，覺得寒光陣陣，令人發慄。突然聽得瑤華道：「後會有期！」但見雙影一瞥，兩劍「當」的一聲，委在地下。屏門外的人報道：「薛姑娘上車走了！」

兩席的人恍恍惚惚，就如夢景迷離一般。癡珠定一定神，說道：「相隔祇有五個月，他的劍竟比采秋舞得還好。這飄忽的神情，就和劍仙差不多了。」當下大家都散。

秋痕引著掌珠，重來西院，談了一回。外面冷家的人，催了兩三遍，掌珠纔走。秋痕送出屏門，灑淚而別。

看官記著：秋痕與掌珠，自此就沒再見了！掌珠是此夜聽說寶書做了道士，又受了瑤華一激，便決意出家。和他假母吵鬧幾次，竟將青絲全行剪下。幸他假母是個善良的人，不忍怎樣。二十七日癡珠出門謝壽，就聽見人說送入優婆夷寺，做了姑子去了。正是：

豪情勝概，文采劍光。

妒花風雨，乃爾披猖。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